

救飞机提供安全稳妥的供油保障，班组长今力和我一起驾驶着 4 万升容积的半挂车早早地在机坪上等待。我也换上防护服，等待着上阵那一刻。得到可以加油通知之后，我严格规范地为该架飞机加油保障。之前我一直以为我可能会非常紧张，但到了真正作业的时候，却有一种自己都没有料想到的平静，如吃饭夹菜、睡觉盖被一样本能。

这次一共加油 7785 升，防护服里面很闷，又戴着口罩，一套程序操作下来，人已经有些出汗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和爸妈通了电话，向他们讲述我昨天经历的这事情，以及穿着防护服时的困态。说着说着，我妈突然长时间没有说话，慢慢地电话那边传过来一种明显哽咽并略为沙哑的声音：“不知不觉中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而我却一直把你当成小孩，你自己在那边一定要注意防护，等回来了，我做你最喜欢的菜吃。”我有点意外，老妈会突然有这种情绪，我赶紧安慰着她：“好的，我一定注意防护，您们也要照顾好自己。”挂电话后，我坐在床沿，愣了好一会儿神儿。

第一次穿着防护服给飞机加油，感觉很特别，我相信这个除夕夜让我一辈子都难忘。同时，我今后也永远都不想过这种除夕夜。毕竟，除夕和同事们聊不戴口罩的天，加不穿防护服的油才是我印象中应该有的样子。武汉加油！中国加油！

“我们都有一个挂念的小家，也有一群惦记的人。”

**讲述人：闫一夫 党员 24 岁
武汉航空加油站飞机加油员**

武汉疫情发生的前期，站领导考虑我长期在武汉工作，一直没有回过襄阳老家，所以春节准备放我假让我回老家和家里人团聚。得到消息之后，我惊喜万分，早早地告知了爸妈我回家的消息，并准备好给他们的礼物。打电话时，平日不苟言笑的父亲在电话那头笑了出来，听着电话那头父母嘘寒问暖，让我对回家充满了期待。

1 月 23 日大年二十九，随着疫情的加重，武汉“封城”了。得知“封城”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头很沉重，因为回不了家要让父亲失望了。我拨通父亲的电话，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开口，犹豫片刻后，我说：“爸，今年过年我就不回去了，



摄影 | 张延豫

疫情严重，回去了不太好，何况现在也回不去……”电话那头本来还兴致颇高的父亲一下子就沉默了。

当父亲再度开口，声音中明显多了一份担忧。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父亲，只能说：“等疫情过去一定平平安安的回去看你们！”

确定不能回去之后，我向站里申请长期驻站保障，已经连续有 21 天了。在这 21 天里，我每天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无怨无悔。这过程当中，站里多次组织了换班，但凡是报名下一批值守人员，我都积极报名。

站领导也多次询问我的身体是否受得住，我回答他们说：“没问题，现在航班少，每天的加油作业就当锻炼身体了，同时站里现在完全是封闭的，比外面还安全些。”

元宵节那天，我和父亲通话时打趣道：“爸，你的儿子不光是一名群众，更是一名党员，应该作表率，你应该为此感到骄傲。我现在可是抗疫一线人员，在为国家作贡献。我在单位吃得好、住得好，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单位的防护工作做得非常到位。我在这里吃饺子过年、吃汤圆过节，待到吃粽子时我定回老家！”

电话那头父亲，笑得爽朗，连夸：“不错不错！孩子长大了，比以前有进步，好好干，注意保护好自己，待你胜利归来好好犒劳你！”

我是一名“90 后”的青年党员，疫情期间，我有责任、有义务冲在疫情保障的最前线。我们都有一个挂念的小家，也有一群惦记的人，但当灾难来临的时候，义无反顾地向前，才是维护我们小家最正确的选择。